

田园之秋

陈冠学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田园之秋

陈冠学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田园之秋/陈冠学著. -- 2 版.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086-9108-4

I. ①田…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 134890 号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陈岸立先生授权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插图 © 何华仁

ALL RIGHTS RESERVED

田园之秋

著 者: 陈冠学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3-7614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9108-4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田园之秋》出书已经二十多年了，这期间，获得许多读者的喜爱，作者感到十二万分的安慰。读者们喜爱作者借着台湾南部的一角田园为样本，让他们观照到台湾土地之美，进而衷心热爱台湾这块浮在太平洋西陲的土地；其中还有不少有心之士，更进而提早回归田园，实现他们爱这块土地的决心。作者的感铭是无可言喻的。作者写作《田园之秋》的动机，就是采取南台湾的一角田园，尽个人可能有的笔力，一点一滴，一笔一画，描绘出它的美，以期唤起全台湾居民对土地的关切与爱护，如斯而已。而绝大部分的读者，果然不曾令作者失望，领会了作者这份心情。作者除了感激，还能说些什么呢！但也有极小部分的读者，乖离了作者的写作动机，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居然当起南北海之帝，凿起中央之帝混沌的七窍来，把混沌凿死了，实在太不相值了。

这本插图本，或将进一步将读者群的年龄向下回降，如此，则台湾土地之爱，将成为一个老幼居民普遍的欲求，这就更有希望了。但愿我们的田园，我们的土地，不至于死去，在居民普遍欲求下，日益复活，作者正馨香祝祷。

陳冠學

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目 录

自序 Ⅲ

初秋篇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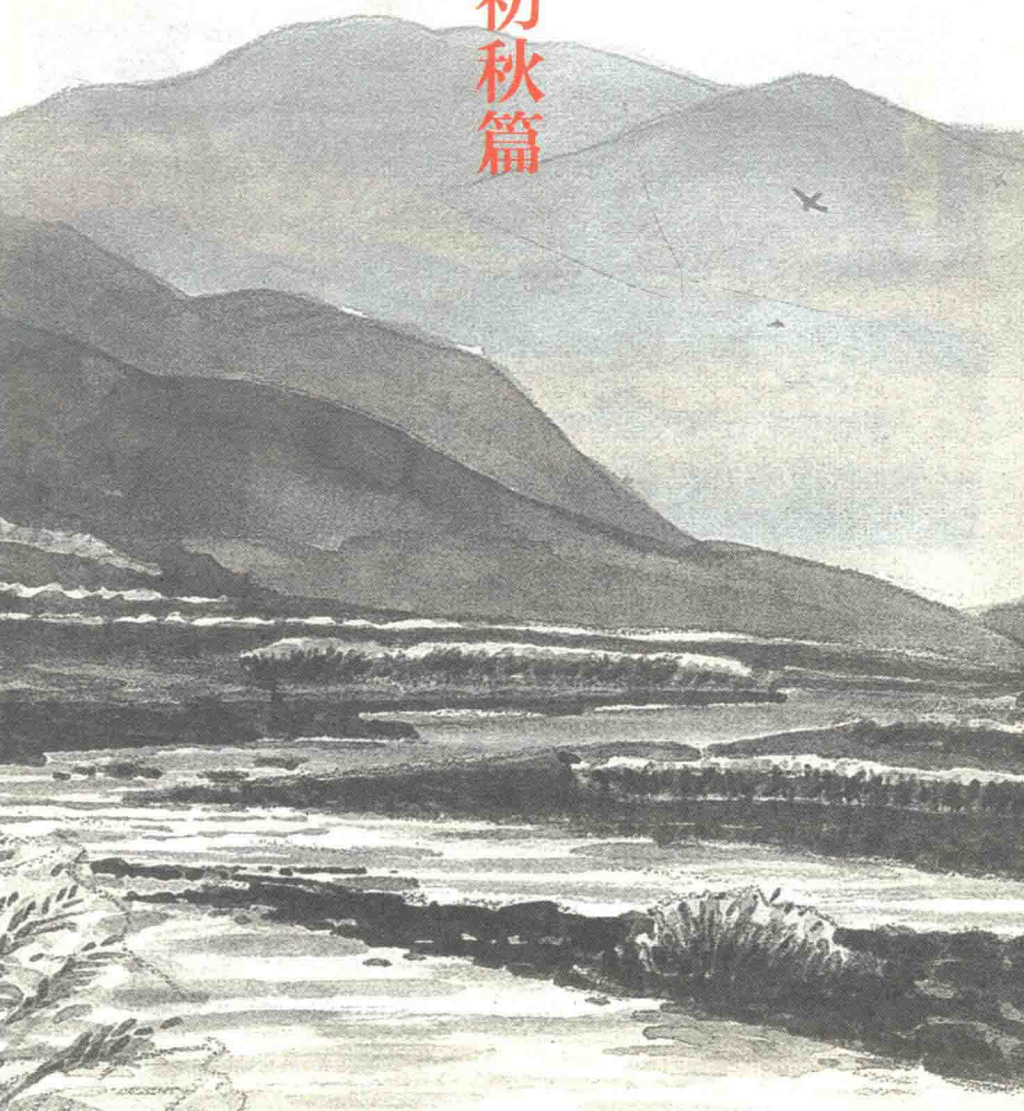
仲秋篇 一〇三

晚秋篇 二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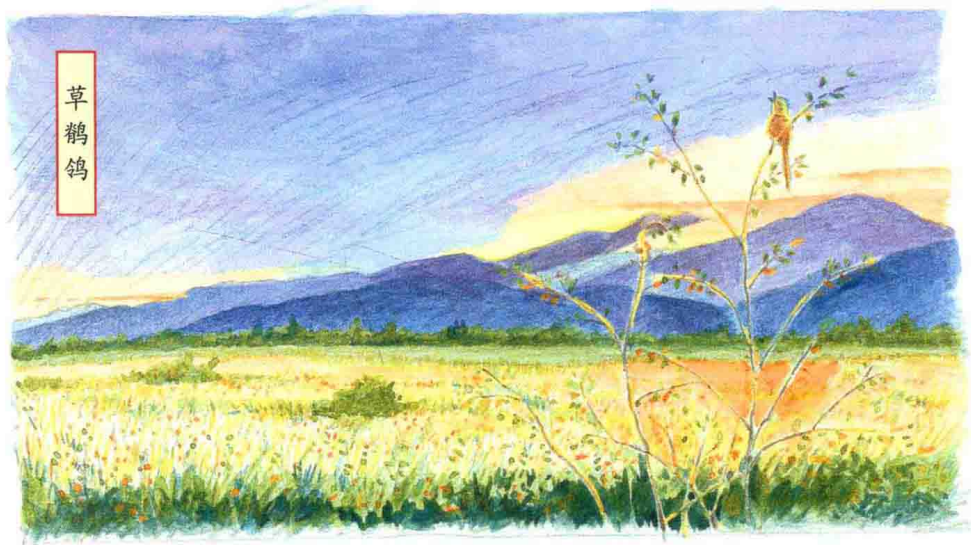
后记 三二五

附记 三二七

初秋篇



草
鵲
鴿



九月一日

置身在这绿意盎然的土地上，屈指算来也有足足的两年了。这两年的时光已充分将我生命的激荡归于完全的平静，可谓得到了十分的沉淀和澄清。在过往的日子里便蠢蠢欲动，想拿起笔来记下这至福的生涯，但是正沉浸间，生命吸饱了这田园的喜悦，反而如醉如痴般，几度拿起笔来，几度无法写出一个字。可是不能一味如此感激下去，起码得勾出几笔素描。我得振奋起这一支笔来写，在一天里，虽即不能从这整个生涯的喜悦里完全清醒，也得半醒半醉地抽出几分钟时间尽力写一点儿。

真巧今天是秋季来临的第一日，事前也不曾选择，却在秋季刚到的同一日开始了这本田园日记。秋，本就合人喜爱；秋，紧接在炎夏之后来到，有谁能不爱？何况秋季是成熟的季节，这田园里的住民，更是爱秋过于春了。

人们总是等季节来到已有些日子之后才注意到新的季节来了，而也在此时才觉察到上一季节早走了。那广阔田园里的庄稼，那原野中、田埂间、道路旁和前庭后院里的草木，都是在人们一场好睡的夜里偷偷萌了芽，茁壮了，结实了的啊！而当人们一觉醒来，绿的黄了，黄的绿了；并且人生自幼而少，自少而壮，自壮而老，不也正是这般地在不知不觉间变换着的吗？在自然里，在田园里，人和物毕竟是一气共流转，显现着和谐的步调，这和谐的步调不就叫作自然吗？这是一种生命的感觉，在自

然里或田园里待过一段时日以后，这是一种极其亲切的感觉，何等的谐顺啊！

怪不得今日天高气爽，浅蓝的晴天上抹着几丝薄纱也似的白云，空气如此澄澈而清凉。如今回想起来，早在十多天前无怪早晚已仿佛有了秋意，甚至中午日光遍照之时，也一样带着清泉似的气息。一星期前，竹蓐^①里，在暮色苍茫中，已听见伯劳聒噪，原来是秋到了。要不是今天拿起笔来写这日记，怕要再等几番秋雨才觉得着吧！

我爱秋，不仅爱它成熟，爱它在炎夏之后带来凉意，更爱它是候鸟的季节，尤其是冬留鸟来的季节。当五月春将去，夏逼来时，几次挥手送别了客鸟北归，接着炎夏一到，不仅在炎热的气温下恹恹无聊赖，不仅没有了春花烂漫，尤其不见那多彩的好影，丰美的好音。夏，于是更显得索然无俚。然而当秋一到，这一切又都回来了，花圃里有着记不清的菊科的花开放；道路旁一样有着它繁多的族类，在人脚边静静展蕊。那北来的鸣客，更是令人觉得此地才是它的故乡似的，到处是踪影，是歌声。秋，是个丰盛的季节。

今天一早吃过早饭，眼看着明净的晨光揭开的是这么美好的一个天地，任怎样铁定的习惯，也不能把我留在书桌前坐下来好好地看书。我生命内里不由产生出一股力量，非得把我推出去，在这一大片田园间巡行一遭，似不肯罢休；尤其那清晨的空气，给朝阳透过，好像起了什么物理化学作用，我得出去，像一尾鱼游入一泓清泉，我得游进这空气中。我又觉得，强烈地觉得，非得去点检一下，那初到的鸟，初开的秋的野花，

好像那是我的庄稼似的；真是个奇异的感应力。于是，我出去了，转了一大圈，把这一带的田园，及田园间的大小路，甚至小径，乃至田埂田垅，当然走不遍，但是却像非得每一条都去造访不可。于是我挑了平时最常走的路径，着着实实在在地转了一圈。一路上相照面的一切，包括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就像遇见了好友一样，和它们打招呼。虽然旁人也许不能理解，但是我自己却是那么亲切地感到这一切有着人格的真实。在一所才经营了两年的果园边，见到了一只伯劳，瞟了我几眼，停在篱柱上，见了不由心喜：



嘿！这儿挺不错嘛！是不是？别再往南去！何必呢？这里是世界上最美最好的过冬地啊！

伯劳听见我跟它讲话，又瞟了我几眼，没有飞去。真的，我真的不希望它再辛劳飞越重洋到赤道上去，我以东道主的身份，十二万分诚恳，希望它留下来。一群乌嘴鹭^②鸟，大约五六只，在田路的那一头浮沉而过。一只草鹑^③在草尖上抽动着它的长尾，脊令脊令连珠似的鸣啭着。差点儿被一只鹌鹑吓着，这小东西噗地从脚边草丛里飞起。它总以为人家没发现它，可是直接到行人的脚趾要踩到它那不满半寸长的尾羽，这才着慌掷出来，要是不熟悉它这脾气，准要被吓着。单看那些路边径旁的花，就令人深深觉得秋季毕竟是朴素的，虽即一样点缀着漫山遍野的花色，比起春来，可真是显得多娴雅啊！菊科红花属的一点红，正举着一束束待放的红蕊，有的已是弄过花，迸开棉也似的絮。另有蓬属的草，也轻轻扬起近乎粉红的花絮，只要有一阵轻风过，那些花絮就会乘风飘

- ① 竹蓐：成簇的竹，由同一母株发展成一簇叫一蓐。蓐，普通话发音 bǔ，闽南语发音抱（语音）。
- ② 乌嘴嘴：鸟书叫尖尾文鸟。嘴，普通话发音 bǐ，闽南语发音必。
- ③ 草鹁鸪：鸟书叫鹁鸪。日本没有鸪（黄鸪），以报春鸟为鸪，剖苇科叫鸪科。台湾学界援用日名，造出不伦不类的鹁鸪一词。
- ④ 潘水：洗米水。潘，普通话发音 pān，闽南语发音 puēn。
- ⑤ 土虻：北方人叫油葫芦。土虻，闽南语发音肚 miè，或变音肚 biè。

去。一两株小本含羞草，静静地在僻处举着胭脂绒球也似的花，探出了矮草的头顶。草蜘蛛披在草尖上离地不及一寸的网，缀满了露珠，映着朝晖，晶莹地给大地增添了一项富丽的装饰。大自然毕竟是无限的富有，这里不啻千万颗珍珠！当然我最富有，这一切都是上天赠给诗人的，若我也算得上是诗人的话。其实，人间也只有像我这样置身在这晶莹的晨野里的人，才配称为诗人，你说是不是？总之，那催我出去的感应力，果然发于这一片灵秀，转了这么一圈，我的生命更加晶莹了。

回来踏勘屋前八分地的番薯，有一半早已成熟。上月下旬，忙着给另甲二地的番麦施肥培土，照顾不到这一边。这一两天内总得犁了这四分地的番薯，最迟不能拖过一星期。

下午在家修理农具，清理内外，不觉暮色生于篱根屋角，才知道时间对于独居的人，不论工作休息都是一样的快慢。给牛放了夜草，灌了十几竹管的潘水^④，天色已完全暗下来了。

借着灯光给撑开了一角夜色，读了几页书，发觉有几本书有些破解，兀兀地给做了一番修补。寂静极了，仿佛听见时间的脚步声从身边过去。但是一定神，这才听见田野里传来土虻^⑤的夜鸣。此刻是九点半，此物自黄昏六点起，足足振动了三个半钟头的薄翅，真有那份劲儿，可也真迷人！

九月二日

农人的特征在于有个纯朴的心，因有一颗纯朴的心，才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含哺而熙，鼓腹而游，而不奢求，不贪欲，过着无所不足，劳力而不劳心的安详生活，而和田园打成一片。一旦失去了纯朴的心，则奢求贪欲，无所不用其极，便过着不满足，劳力又劳心的不安详生活，不只和田园不能打成一片，还成了田园的榨取者、奴役者，田园将不堪凌虐，逐渐死去。

不管世界怎样地在改变，作为农人，我宁愿守着过去的老传统，还是神农时代的模式：两甲旱田，一楹瓦屋，一头牛，一条狗，一只猫，一对鸡。轮作旱稻、番薯、土豆、芝麻、番麦；屋角篱边，总有瓜、豆开花结实，大概是菜瓜、匏瓜、皇帝豆三种。再是长年种一两畦菜蔬，随餐摘食。堆采收过的茎叶根茎为肥，赖老天降雨为灌溉，水旱任由自然，虫害虽不能免，截长补短，粗食淡饭，自给自足。满院青草，满田绿苗。在燕鸽划破熹微晓空的鸣声中醒来，在铃虫幽幽夜吟中睡去。没有疲劳感，没有厌倦感，这是我的生活。

农人的日子说是忙碌倒是忙碌，几乎每天都是星期一；说是闲逸也是闲逸，几乎每天都可以是星期日。农人的日子的特征就在这一点，除了赶节气，趁雨水，日子都是自己定的，自己要它是星期一就是星期一，要它是星期日就是星期日，有时可以一连一个月是星期一，也可以一连好

燕
鵡
飞
过



几天是星期日。但是农人勤劳的习惯，很少给自己放星期假倒是事实。上月下旬几乎整整工作了十天没有休息过，这两天，忽一抬头，看见最爱的南国之秋已到，便将这初到的九月当假日。只要田里的工作呼唤不太紧，只要心里还不满足，明天、后天都还是星期日，谁还理会日历是什么颜色！

九月三日

这秋来的第三天，我还没有意思想着下田做活，很想再到田间徜徉个一天半天；前两日的优游不惟兴未尽，反惹起兴致更旺。但是我没有真的出去。我留在家里，想查察秋到家来。秋是到家了，家里头显得澄澄的静，再没有夏日蒸蒸的翕^①了。南国的田野里虽是看不到，在家里却隐隐地有叶落之感了。静静地坐在斗室里，仿佛枯叶正飘落屋顶，正从窗边轻轻地下着。在家里，这是一年里一段安详的时节。

时间缓缓地过去，从窗内明暗的变换，可觉知太阳的高度。这三天里一直是晴朗的天气，连这一幢平屋，也默默地表示十分的满意。

鸟有巢，兽有窝，人有家。我庆幸也有个家，一幢坐北朝南的平屋，坐落在大野之中。西面是一片已辟的田畴，直延伸到地平线，无尽的田园之美，就在这一片土地上，供我逐日采撷。东边隔着三里地的荒原和林地，便是中央山脉，逶迤伸向南去。大武山矗立东北角上，南北两座高峰巍然对峙；母亲叫它南太母和北太母。日脚落在北回归线上时，这一片田野，每个早晨似乎都落在这两座山峰的阴影里。小时候读神仙小说，看见山腰间一片白云出岫，以为是仙人下凡了。隆冬寒流过境，两个山头就蒙了一层凝定的白，大约有半里方圆的雪，可望不可即。那上面据说有个湖，登山家叫它鬼湖，是小时候幻想所注的奇境。南面，对着窗，隔着一小片田野，远远地是几户人家；都是族亲。再过去是饶野一



带，是夏季山洪奔腾而下的驰道；冬季是干涸的溪床，极目望去，白石粼粼，南接对岸的高岸，西达于海，宽约七里，长则自山脚至海，不下二三十里。前眺这一片空旷的饶野，后顾那巍峨的南北太母，胸臆为之豁朗，更无纤尘。北面是一片更辽阔的田野，此去红尘万丈，并且那是北风的来处，挟着一股冷，我是南国里的土生土长，我愿永远朝南，迎那阵阵熏风。头上是一片蓝天，尤其是秋末以后，直到次年的春末，整整有半年的时间，就是你不抬头，那无尽的蓝也要映进你的眼里。一个小小的家，坐落在这样阔气的天地间，不由你不心满意足。

下午割了屋前两分地的番薯藤。向晚时起阴，满天乌云自西北弥漫而来，四里外的东北方，不停地电掣雷轰，凌空压来，威力万钧，可怪直到赶完工，黄昏不见人面，竟都不雨。一路上踏着土螞的鸣声，不由撩起了童年的兴致。摸索着捡起了一截小竹片，选定最接近的一道声穴，于是我重温了几时的故事。

童年时我是斗土螞的能手。土螞是对草螞而名。在草上叫草螞，在土里便叫土螞。公的土螞最爱决斗。小时候每到此时，家里总饲着两三个洋罐的公土螞。每罐盛几寸厚的湿土，采几片叶子，饲两三只。若是骁勇善战者，便一罐一只，以示尊优。此时差不多正逢暑假末，整天提着水桶，庭前庭后，田野里去灌。灌时先将土螞推在洞口的土粒除去，把洞